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

——基于国内外文献的比较分析

李志飞^{1,2}, 李天骄¹

(1. 湖北大学 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2. 湖北大学 旅游发展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旅游活动给旅游地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而这些负面影响与旅游者行为密不可分, 因此研究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就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近 20 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文献进行对比、分析、总结, 发现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概念与测量模型、驱动因素、行为管理, 并且国内外学者在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上的研究方法基本一致, 但研究内容、研究应用、研究趋势差异明显。

关键词: 旅游者; 环境责任行为; 比较研究;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41 (2018) 05-0041-14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 在各大行业发展相对放缓的背景下, 旅游业的快速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亮点^[1]。但是随着旅游发展的“全域化”和产业关联特性日益凸显, 景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使旅游产业发展的资源基础无以为继, 而且会对景区所在地的其他相关产业和居民生活质量造成负面效应^{[2]24}。而景区生态环境质量与旅游活动的参与者——旅游者密切相关。一方面, 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本身就是对景区生态环境的消耗, 特别是部分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对景区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另一方面, 景区为了满足旅游者的多样需求, 在开发景区的过程中也造成了对景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 积极引导和培育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已经成为绿色旅游领域的重要问题, 而深入理解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关键^[3]。同时, 国内外从不同学科角度研究环境责任行为或者亲环境行为的成果较多, 而研究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或亲环境行为的成果相对较少。基于此, 本文梳理并分析现有中外关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 比较了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及其相关或类似的概念、研究方法、驱动因素、引导与管理, 总结了中外在本问题上的研究差异, 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与土地利用变化的作用机制研究”(16BJY140)。

作者简介: 李天骄 (1997—), 女, 2015 级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通讯作者: 李志飞 (1976—), 男,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旅游行为与旅游目的地管理。

一、文献概况与年谱分析

在已有文献中,相关研究术语主要包括环境责任行为、亲环境行为、环境关怀行为、环境显著行为、环境行动主义、环境友好行为、可持续行为等^{[2]17}。其中,环境责任行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4]36}和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较早提出,并且研究相关问题学者对这两种描述认可度和使用频率都较高。笔者在CNKI中以“旅游”或“旅游者”和“环境责任行为”或“亲环境行为”进行主题检索,剔除重复文献后,共有相关文献20篇(至2017年6月27日)。在EBSCO中,以“tourism”或“tourist”作为主题语,“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或“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作为标题或摘要进行检索,剔除重复文献后,共有文献58篇(至2017年6月27日)。因此,本文选取与主题直接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共78篇。通过文献研究法和归纳分析法将检索的文献进行分类汇总,发现中文文献发表期刊不集中,而外文文献主要集中在*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和*Tourism Management*上发表,主题性和代表性较强。年谱分析见图1。国外关于旅游情境下的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早于国内,2010年后数量急剧增长;而国内该主题的研究起始于2009年,且总体数量少于外国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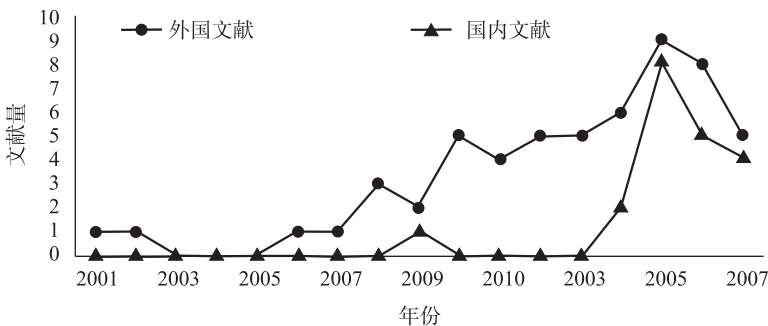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外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年谱分析

二、研究方法的中外比较

通过对检索到的78篇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国内外研究方法多采用定量方法为主、定性法为辅的模式。即用文献研究法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假设、构造模型,再进行定量分析以得出结论。虽然研究方法大体相同,但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应用有所不同。具体而言,一部分直接将社会心理学理论模型应用到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中,如UNTARU et al. (2014)使用计划行为理论(TPB,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研究了旅游情境下消费者亲环境行为与态度问题^[5],邱宏亮(2017)使用认知-情感人格系统(CAPS, cognitive affective personality system)研究了旅游节庆意象、节庆依恋、节庆游客环境责任态度与行为问题^{[6]185},Kiattipoom Kiatkawsin (2017)将VBN模

型 (Value - Believe - Norm theory)^[7]与期望理论 (Expectancy Theory)^[8]相结合研究了年轻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意愿^[9]; 另一部分则是利用以往研究成果结论对问题提出新假设, 再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新假设, 如 Michael et al. (2008) 将 Kyle et al. (2003) 在休闲娱乐情境下中被验证的结论用于旅游情境下的研究中^[10], Randall et al. (2009) 将 Cohen (1985) 的导游角色研究成果用于导游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激发作用的研究中^[11], Gupta et al. (2014) 将以往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测量标准的研究成果用于辨别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群体 (environmentally - responsible tourist groups)^[12]。值得注意的是, 国外研究在充实的研究结果基础上, 已经开始进行对比研究、长期跟踪研究, 如 Han et al. (2015) 对在家和观看体育赛事两种情境下的旅游者亲环境行为进行的对比和长期跟踪研究^[13], Nicoleta et al. (2015) 对于在家和在节庆活动下亲环境责任行为的对比研究^[14]。这也为国内今后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三、研究内容的中外比较

(一)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概念与测量模型

广义的环境行为, 是指能够影响生态环境品质或者环境保护的行为。它可以是正面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 如资源回收等; 也可以是负面的行为, 如浪费能源等。现有文献中的环境行为多指正面环境行为^[15]。环境责任行为 (ERB) 最早由 Borden 和 Schettino 提出, 并将之定义为“个人和群体为补救环境问题而实施的一切行动”^{[4]37}。Sivek 和 Hungerford (1990) 认为, 环境责任行为是指“个体或群体为减少自然资源利用, 或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16]。相对于 Borden 和 Schettino (1979) 给出的定义, Sivek 和 Hungerford 对 ERB 的定义更具一般性和包容性, 因而在后续的研究中广为研究者所引用。另有一部分学者则采用亲环境行为 (pro - environmental behavior) 这一术语来说明个人或群体减少对环境消极影响的行为。Kollmuss 和 Agyeman (2002) 将亲环境行为概括为“个人有意识地寻求将自己行为对外界的负面影响最小化”^[17]。这一定义也被较多学者认同并应用到相关研究定义中。Lee (2013) 在概念化和测量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中对认同度较高的环境责任行为术语进行了总结, 认为“环境责任行为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环境关怀行为 (Environmentally - concerned behavior)”“亲环境行为 (Pro - environmental behavior)”“环境显著行为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和“可持续行为 (Sustainable behavior)”都属于环境责任行为范畴^{[18]457}。至此, 关于环境行为相关概念研究总结已经较为完善和深入, 对以后的研究中概念的使用起到了规范作用。由于国外特定地点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多是将成熟的一般环境责任行为测量标准应用到特殊情境, 如野生动物保护区、水族馆、植物园等, 学者们并未总结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概念与定义。而国内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起步较晚, 尚未形成公认的学术定义, 学者们对在国内旅游环境下如何定义仍在进行探究, 表 1 对国内学者的定义进行了总结。

表1 国内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定义

研究者	环境责任行为的定义
李宗鸿 (2013)	环境责任行为是游客努力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或是有助于环境保护/保护工作和在目的地进行娱乐消遣或旅游活动时不打扰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行为 ^{[18]457} 。
范钧 (2014)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也称为亲环境行为,定义为个体所表现出来的环境负面影响最小化的行为或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利用的行为 ^{[19]55} 。
余晓婷 (2015)	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是指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主动减少负面环境影响或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行为 ^{[20]49} 。
柳红波 (2016)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是指旅游者在休闲/旅游活动中,针对目的地或景区所实施的减少环境负面影响、促进环境保护的一系列行为 ^[21] 。
罗文斌 (2017)	游客环境责任行为(Tourist Environment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TERB)定义为:游客基于个人责任感和价值观而主动采取的有利于旅游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若干行动 ^{[22]162} 。

为了测量环境责任行为,学者们将环境责任行为划分为不同维度,其中Smith - Sebasto 和 D'costa 将环境责任行为划分为教育行为(education behavior)、公民行为(civil behavior)、财务行为(financial behavior)、体力行为(physical behavior)、法律行为(legal behavior)、劝说行为(persuasive behavior)这六个维度^[23]。这六个测量维度为环境责任行为的测量提供了一定标准。

Lee (2013) 的研究认为,现有环境责任行为测量维度对一般环境责任行为(general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测量有效,但如果要测量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这种特定地点环境责任行为(site - specific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则需要考虑其他相关维度,即可持续行为(sustainable behavior)、亲环境行为(pro - environmental behavior)、环境友好行为(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18]457}。而国内学者李秋成(2013)认为,这三个维度在测量内容上重合度很高,例如该研究将“我在景区会捡起地上的垃圾”归类于“可持续行为”,而将“在景区野餐后,我不会将垃圾遗留”归类为“环境友好行为”,两者并无明显的区分度^[24]。Kiattipoom Kiatkawsin (2017)提出用“生物价值观(Biopheric Value)”“利他价值观(Altruistic Value)”“利己价值观(Egoistic Value)”“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后果意识(Awareness of Consequences)”“责任归因(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y)”“亲环境个人规范(Pro - environmental Personal Norm)”“效价(Valence)”“手段(Instrumentality)”和“期望(Expectancy)”这10个维度来预测“旅游情境下旅游者亲环境意愿(Intention to Behave Pro - environmentally While Traveling)”^{[9]80},但由于提出时间较近,学术领域仍需对此测量维度进行进一步验证。因此,现阶段对一般环境责任行为概念及测量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对特定地点环境责任行为概念和测量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与探讨。

(二)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最终是要服务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研究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并通过影响驱动因素去引导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就具有重要意义。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起始于国外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研究, 国内学者孙岩、武春友(2007)将环境行为研究范式归类为基于社会心理学和环境教育学的研究范式, 将环境行为影响变量归类为态度变量、个性变量、认知变量、情境变量^[24]; 国内学者李秋成(2015)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分类总结, 不仅把驱动因素分为人口统计特征、社会-心理因素、情感因素、情景背景因素, 还将这些因素与环境责任行为具体关系、理论假设与视角总结出来, 为以后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2]32}; 国内学者洪学婷、张宏梅(2016)对1990~2016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4675篇环境责任行为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 并对国内相关研究提出了展望^[25]。在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关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实证研究, 且国内外研究的侧重点差异明显。其中, 国内学者研究思路是在某一旅游地验证相关假设以得到适用于其他旅游地的驱动因素, 因此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适用性。而国外学者偏向于将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研究成果应用到特殊旅游地, 故提出的假设和结论具有特殊性, 这种区别与国内外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发展历程和思路密不可分。同时可以发现, 国内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也有向特殊旅游情境方向发展的趋势, 如邱宏亮(2017)关于旅游节庆情境下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6]85}。为了更好地体现这种区别, 笔者选取了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中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比较, 见表2和表3。

表2 国内典型案例

国内研究者	案例地	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祁秋寅 (2009)	四川九寨沟	(1) 游客对环境越有感情, 越有保护环境的行为倾向。(2) 游客的环境知识与其环境保护行为有较强的相关性。(3) 游客的环境道德对环境行为倾向影响虽然较小, 但存在一定的关系, 说明了道德观对人们的环境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游客的环境保护与开发的责任态度与行为倾向的关系没有显著性 ^{[26]43} 。
范 钧 (2014)	浙江旅游 度假区	(1) 旅游地认知意象各要素均显著影响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 服务意象、设施意象、安全意象及景观意象。(2) 相比旅游地意象各要素, 地方依恋是驱动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更为重要的要素 ^{[19]60} 。
李秋成 (2015)	浙江西溪 湿地	(1) 情感、规范、信任等关系层面因素与旅游者意愿具有直接影响, 且不同层面的关系要素对不同层次的意愿影响具有差异性。(2) 理性流派 TPB 的模型和规范流派的 NAM 模型对旅游者针对景区实施的意愿均具有良好的解释力。(3) 人地、人际互动因素既通过影响“理性判断”, 又通过“道德判断”间接地驱动旅游者在景区实施 ERB 的意愿 ^{[2]35} 。

续表 2

国内研究者	案例地	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余晓婷 (2015)	台湾三个 景区	(1) 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可以归纳为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两大类, 个人因素包括环境知识、环境态度、亲近自然旅游动机、环境行为意向 4 个因素与游客环境认知、态度、情感、意志内在主观心理相关的驱动因素, 情境因素包括景区环境质量、景区环境政策 2 个因素与旅游地环境场景、制度相关的外部性驱动因素。(2) 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受到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的驱动, 个人因素作用过程存在复杂的内部交织关系, 并不能截然区分开来, 其对环境责任行为形成起到了主导作用, 既存在直接影响又存在间接影响, 且影响程度较大, 而情境因素作用过程则仅对环境责任行为起到直接作用, 且作用力度较小 ^{[20]57} 。
黄 炜 (2016)	湖南张家界 武陵源风景区	(1) 游客的环境知识掌握程度越高, 则其环境行为倾向越为正向。(2) 游客的环境信任对环境行为倾向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信任与环境行为存在正相关。(3) 游客的环境期待与环境行为存在负向关系, 这说明游客对环境的期待程度越高, 则越易形成环境干扰行为。(4) 游客的环境伦理观与其环境行为之间未发现显著的相关性 ^[27] 。

表 3 国外典型案例

国外研究者	案例地	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Elizabeth A. Halpenny (2010)	加拿大 霹雳角国家 公园	(1) 地方依赖能积极影响地方认同, 而高度地方认同对于地方依赖有调节作用;(2) 地方依恋对于特定地点亲环境行为意愿有较强预测作用, 这支持了对于地点的情感、功能、认知是个人选择保护特定地点的重要前提;(3) 结余效应如公园的游客可能会将他们对特定公园的依恋转移到其他环境可能会发生。这种结果的关键在于个人对特定地点的认同感;(4) 地方认同和地方情感对特定地点的亲环境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 ^[28] 。
Haywantee Ramkissoon et al. (2012)	澳大利亚 丹德农岭 国家公园	(1) 地方依恋对旅游者低度和高度亲环境行为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2) 地方依恋对地方满意度有正向显著影响;(3) 地方满意度对低度亲环境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4) 地方满意度对高度亲环境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 ^[29] 。
Namyun Kil et al. (2014)	美国佛罗 里达国家 风景步道	(1) 基于自然的远足者的环境态度对他们自述的环境责任行为有积极显著影响;(2) 环境态度正向显著地影响了基于自然的亲环境动机, 表明当徒步旅游者参加户外徒步活动时, 徒步旅游者的强烈亲环境态度可能会促进他们的亲环境动机和行为;(3) 有动机参加自然项目的旅游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倾向于采取亲环境责任行为;(4) 亲环境动机在亲环境态度与行为之间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30] 。

续表 3

国外研究者	案例地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
Sophia Imran et al. (2014)	巴基斯坦 喀喇昆仑 国家公园	研究将旅游地利益相关者分为四个部分: 有商业目的的旅游企业、保护区管理部门; 当地居民、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游客, 经济效益、意识和信息、自上而下的治理和资源使用权这四个因素会对利益相关者环境取向和任行为产生影响: (1) 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倾向于支持亲生态价值观并且人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但同时他们也对从保护区域资源中获得的收益感兴趣; (2) 当地居民和受保护的地区管理部门有较高的以生态为中心的倾向, 而游客和旅游企业更倾向于对环境的利己主义立场, 即高地方认同与高亲环境态度相关联; (3) 当地旅游体验和缺乏信息会影响旅游者环境取向和环境责任行为; (4) 保护区当局的亲环境的态度可能与他们较高的教育水平、形成的环境教育知识、公园的法律授权, 以及他们履行环境责任行为的义务有关 ^[31] 。
Kiattipoom Kiatkawsin et al. (2017)	韩国七 所大学	研究将 VBN 模型与期望理论相结合, 认为旅游情境下旅游者亲环境行为意愿与生物圈价值观、新生态范式、利他主义价值观、利己主义价值观等因素相关, 具体关系为: (1) 生物圈价值观、利他主义价值观、利己主义价值观正向影响新生态范式; (2) 新的生态范式正向影响后果意识, 后果意识积极地影响责任归属, 责任归属积极影响亲环境个人规范, 亲环境个人规范积极影响旅游者在旅游时的亲环境行为意愿; (3) 效价积极影响手段, 手段积极影响期望, 期望正向影响旅游者在旅游时的亲环境行为意愿; (4) 新生态范式正向影响效价, 后果意识认识影响手段; (5) 效价、手段正向影响亲环境个人规范; (6) 除生物圈价值观外, 其他因素都正向显著间接影响旅游者在旅游时的亲环境行为意愿 ^{[9]86} 。

(三)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管理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最终服务于旅游业管理。由于国内外研究侧重点不同, 对于旅游业管理应用也较为不同。具体而言, 国内研究更多从宏观上提出旅游地管理意见, 即在该景区研究成果可以部分应用于其他景区, 如范钧 (2014) 对于浙江省旅游度假区的研究得出的建议: “全面提升度假区旅游服务品质” “不断完善度假区内外部设施体系” 等, 对全国旅游景区的管理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9]64}。对此, 笔者对搜索结果中的 14 篇文献的管理建议进行了总结, 见表 4。而国外的研究结论大多数只能应用于实地研究的旅游地或类似的旅游地, 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但是对于其研究的旅游地管理部门而言, 这些管理建议可操作性较强、意义较大。如 Farhad Moghimehfar (2016) 对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立公园野外露营者亲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得出的建议: “提供回收设施, 设计良好的火坑, 可以在当地采购的柴火, 以及为容纳大型房车、露营者和全地形车辆而设计的停车位”^{[32]367}, 只对该景区或者加拿大类似景区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并不能够应用于其他类型景区。对此, 笔者选取了国外 6 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说明这种区别, 见表 5。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开始较晚,目前大多数研究所得出的建议普适性较强、实际操作价值较低,但笔者通过对国外该领域研究历程的分析发现这些具有普适性的研究成果是走向特殊情境研究的必要基础。

表4 国内研究者对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管理建议

管理分类	管理建议	来源
旅游地管理	硬件设施 (1)完善旅游地休息设施、公共卫生间设施、安全防护设施等旅游地公共服务设施;(2)设置旅游地公益服务部门,招募、吸引游客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景区的志愿者公益活动;(3)借助高科技、趣味性手段和工具让游客全面接触、了解并认识到旅游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进而强化游客的生态环境冲击感知,激发其环境责任行为。	祁秋寅等(2009) ^{[26]45} ;范钧等(2014) ^{[19]65} ;贾衍菊等(2015) ^{[3]168} ;李秋成(2015) ^{[2]169} ;石莎(2015) ^{[33]30} ;蒋璐(2015) ^{[34]34} ;罗文斌等(2017) ^{[22]165} ;陈奕霏(2017) ^{[35]12}
	软件设施 (1)提升旅游地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讲解服务等服务质量;(2)旅游地要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提升游客环保意识与环保知识;(3)旅游服务要具有地方特色,强化旅游地品牌个性;(4)旅游地应根据景观与资源特殊性及保护要求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并对违反规范的行为进行教育和处罚。	祁秋寅等(2009) ^{[26]45} ;范钧等(2014) ^{[19]66} ;邵立娟(2014) ^{[36]28} ;贾衍菊等(2015) ^{[3]169} ;石莎(2015) ^{[33]30} ;李宗鸿(2015) ^{[37]202} ;蒋璐(2015) ^{[34]55} ;刘利等(2016) ^{[38]115} ;王凯等(2016) ^{[39]240} ;张安民等(2016) ^{[40]75} ;罗文斌等(2017) ^{[22]165}
旅游者管理	人口特征因素管理 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群体,制定差异化的策略来引导其环境责任行为。	贾衍菊等(2015) ^{[3]169}
	社会心理因素管理 (1)学校和政府应加强环境知识的教育;(2)合理设计导游讲解内容以提升旅游者环境责任意识;(3)旅游地适当设置环保标识、标语、公益广告等。	祁秋寅等(2009) ^{[26]45} ;范钧等(2014) ^{[19]60} ;石莎(2015) ^{[33]30} ;李宗鸿(2015) ^{[37]202} ;蒋璐(2015) ^{[34]55} ;王凯等(2016) ^{[39]241} ;罗文斌等(2017) ^{[22]165} ;陈奕霏(2017) ^{[35]13}
	地方情感因素管理 (1)开展旅游地互动活动,增强游客旅游参与感;(2)旅游地基础设施、游览项目等应具有鲜明地方特征;(3)组织开展景区环保公益活动。	祁秋寅等(2009) ^{[26]45} ;范钧等(2014) ^{[19]66} ;贾衍菊等(2015) ^{[3]169} ;李秋成(2015) ^{[2]170} ;李宗鸿(2015) ^{[37]202} ;刘利等(2016) ^{[38]115} ;张安民等(2016) ^{[40]75} ;邱宏亮(2017) ^{[6]92} ;罗文斌等(2017) ^{[22]651} ;陈奕霏(2017) ^{[35]14}

续表 4

管理分类	管理建议	来源
一般活动	(1) 保证活动质量, 提升旅游者活动体验; (2) 活动设计要有地方特色。	祁秋寅等(2009) ^{[26]45} ; 范钧等(2014) ^{[19]62} ; 贾衍菊等(2015) ^{[3]169} ; 李宗鸿(2015) ^{[37]170}
旅游活动管理 特定活动	(1) 旅游地公益活动, 应注重提升参与者环境责任意识、增加参与者对旅游地认同和依恋;(2) 主题活动, 如主题摄影比赛、主题规划比赛等, 激发旅游者自我教育;(3) 节庆活动, 应提升节庆游客对特定旅游节庆的情感依恋, 出现问题时及时安抚游客情绪。	李秋成(2015) ^{[2]170} ; 刘利等(2016) ^{[38]115} ; 邱宏亮(2017) ^{[6]192} ; 罗文斌等(2017) ^{[22]165}

资料来源: 根据文献整理。

表 5 国外研究者对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管理建议

国外研究者	案例地	管理建议
Roy Ballantyne et al. (2008)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植物园	与其他自由选择学习环境(如博物馆、动物园、水族馆等)的旅游者相比, 花园游客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兴趣更小, 对学习的热情也更低。因此, 管理部门在激发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时需注意:(1) 通过使用挑衅性的标志或传单来激发他们对环境问题的兴趣;(2) 明确地阐明保护信息, 仔细阐明人类活动与环境福祉之间的联系, 以及为简单和可实现的保护行动提供的具体建议, 如可以敦促游客加入当地的保护团体, 或者在他们自己的花园里种上本地物种;(3) 提供促进和鼓励家庭分享和对话的物品、话题和活动, 如墨尔本皇家植物园的儿童花园区 ^[41] 。
Terry J. Brown et al. (2010)	塔斯马尼亚岛菲尔德山国家公园	景区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劝说干预让游客树立起“在景区主动捡起别人乱丢的垃圾能够为他人树立良好榜样”的信念, 从而达到既防止游客乱丢垃圾, 又能够及时清理景区垃圾的效果。这种“劝说干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但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42] 。
Roy Ballantyne et al. (2011)	澳大利亚昆士兰	景区管理人员可以通过鼓励游客与他们所观察的动物进行情感交流, 并对这些动物面临的威胁做出深思熟虑的回应, 反思这些想法, 并与他们的同伴进行讨论, 从而对野生动物旅游体验的长期影响进行优化。这样的具有长期影响的教育活动作为旅游体验的一部分将有助于为游客提供最大的收获, 增加了旅游的潜在价值 ^[43] 。

续表 5

国外研究者	案例地	管理建议
Haywantee Ramkissoon et al. (2012)	澳大利亚 丹德农岭 国家公园	(1) 公园管理者需要考虑通过投资公园的独特属性、基础设施、情感成分和活动以增加游客对公园的依恋和认同感。而这可以通过提供宣传单、网站、导游服务、问询服务实现；(2) 公园管理者需要认识到，那些对自己参观公园的决定非常满意的游客，不太可能从事高水平的环保行为。因此，公园管理者需要与游客交流，使其认同亲环境行为对他们自己、公园和社会都有好处；(3) 公园管理者可以收集游客数据，根据他们的地方满意程度等来进行细分，根据结果，实施后探访营销和行为改变策略，以提高游客的高度亲环境行为意向 ^[44] 。
Surya Poudel et al. (2013)	尼泊尔安 纳普尔纳 峰保护区	要提高游客环境责任行为，高质量的环境导游讲解是一种有效而又理想的教育工具。(1) 导游讲解的合理设计和传达是有效性的先决条件；(2)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解释是否需要与其他方法配合以达到预期的行为改变；(3) 应该仔细审查个人、社会和环境因素，确保游客适应导游讲解；(4) 导游讲解应遵从讲解理论，因为它们为有效讲解提供了必要的硬件和软件 ^[45] 。
Farhad Moghimehfar et al. (2016)	加拿大阿 尔伯塔省 立公园	(1) 对于野外露营旅游活动，公园和露营地的实地环境应该促进人们参与亲环境行为，如提供回收设施，设计良好的火坑，可以在当地采购柴火，以及为容纳大型房车、露营者和全地形车辆而设计的停车位；(2) 提供更多关于环境问题和有实操性的环境友好信息可以减少人际和个人的限制，如家庭和团体可参与的娱乐活动、环境友好活动的规划设计；(3) 公园机构应减少野外露营旅游者之间沟通的阻碍，提供旅游者之间良好的沟通环境能够促进露营地旅游者亲环境行为；(4) 在露营地之前、期间和之后，让露营者接触到信息来源是促进旅游者亲环境行为的切实可行方法，可以通过网络或电话预订传递信息、露营者在露营地等待登记时通过信息公园的标志和教育项目传递亲环境行为信息，以及在露营结束后向露营者发送信息 ^{[32]370} 。

四、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涉及较多方面，而国内外在此问题的研究上有相似也有区别：

第一，研究方法较为相似，以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进行实地研究，结合数理统计方法得出结论。具体而言，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以环境责任行为研究成果为基础，将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的一般结论应用到旅游这一特殊情境

下, 并以此提出假设、设计问卷, 在数据分析时又将本次研究成果与以往研究成果进行对照, 以保证研究成果科学合理。不同之处在于, 国外该领域研究已经开始进行长期研究、对比研究, 而国内尚未有学者进行此类研究。

第二, 在研究内容上, 国内外研究有一定差异。国内现阶段关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主要集中在定义、驱动因素上, 尚未形成相关研究的公认标准和理论体系。由于国外环境责任行为和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开始较早, 现有文献较多, 涉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测量、驱动因素、影响因素文献充足, 在此基础上则开始旅游特殊情境下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同时段多地区对比研究和长短期对比研究。

第三, 在研究应用上, 国内外研究差异最大。虽然国内外都是在特定旅游地进行实证研究, 但国内学者更倾向于得出一般性结论并把研究成果应用到同类型其他景区, 而国外学者倾向于得出与实证研究旅游地紧密相关的结论, 并把这个结论应用到该旅游地环境责任行为管理的实践中, 即更强调结论并不是普遍适用的。

第四, 在研究趋势上, 国外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已经形成体系, 开始探讨各类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国内相关研究开始较晚, 尚未形成系统化理论体系, 但通过借鉴国外研究经验, 国内研究发展迅速, 已有部分学者探讨特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问题。

(二) 展望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 “将旅游业培育成经济转型升级重要推动力、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引领产业”“文明旅游蔚然成风, 旅游环境更加优美”^[46]。要做到这些, 不仅需要旅游景区相关管理部门的有效管理, 更需要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配合。但是, 由于国内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开始较晚, 旅游景区类型多样, 研究成果还不能够满足景区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管理需求。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国内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深化。

1. 完善和规范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概念分析

通过对国外研究历程的分析, 笔者发现, 国外研究都是基于成熟规范的概念界定, 明确相关概念之后, 各个学者研究成果才能相互证明。反观国内研究, 由于概念界定尚未规范, 研究成果不能够相互证明, 降低了研究成果的可信度。

2. 建立适合国内旅游地的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测量标准

虽然国外研究开始较早, 并且出现了认同度较高的测量标准, 但是由于环境责任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标准并不一定适用于国内旅游地实际情况, 因此必须建立适合国内研究的测量标准。虽然台湾学者李宗鸿已经提出了“24项”测量标准^{[37]195}, 但仍有不完善之处, 需要国内学者的进一步探讨制定。

3. 更多地进行特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实证研究

由于环境责任行为受情境因素和情感因素影响, 而旅游地的差异性就会影响

到这些因素,更多的实证研究应该立足于特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从而更好地为旅游地管理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国内学者刘利等进行了边境旅游地研究^[38]^[112],邱宏亮进行了旅游节庆活动研究^[6]^[86],罗文斌等进行了城市自然景区研究^[22]^[162],这些研究都充实了国内特殊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研究,也为今后相关研究做出了示范。

[参考文献]

- [1] 宋瑞. 2016—2017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2] 李秋成. 人地、人际互动视角下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意愿的驱动因素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5.
- [3] 贾衍菊, 林德荣. 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 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基于地方理论的视角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7): 161-169.
- [4] BORDEN R, SCHEITINO A.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79, 10 (4): 35-39.
- [5] UNTARU E N, EPURAN G H, ISPAS A.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consumers' pro-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in the tourism context [J]. Economic Sciences, 2014, 7 (56): 86-94.
- [6] 邱宏亮. 旅游节庆意象、节庆依恋、节庆游客环境责任态度与行为——以杭州西溪花朝节为例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7 (2): 84-93, 117, 158.
- [7] STERN P C, DIETZ T, ABEL I, et al. A value-belief-norm theory of support for soci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environmentalism [J]. Research in Human Ecology, 1999, 6 (2): 81-97.
- [8] VROOM V H. Work and motivation [M]. New York: Wiley, 1964.
- [9] KIATKAWSIN K, HAN H. Young travelers' intention to behave pro-environmentally: merging the value-belief-norm theory and the expectancy theory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59 (4): 76-88.
- [10] GROSS M J, BROWN G. An empirical structural model of tourists and places: progressing involvement and place attachment into tourism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 (6): 1141-1151.
- [11] RANDALL C, ROLLINS R. Visitor perceptions of the role of tour guides in natural areas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9, 17 (3): 357-374.
- [12] GUPTA G, CHOPRA P. Eco-tourists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 pro-environment behavioural segmentation approach [J].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2014, 9 (2): 90-95.
- [13] HAN J, NELSON C, KIM C.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sport event tourism: roles of event attendees and destinations [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5, 17 (5): 719-737.
- [14] NICOLETA U E, NICOLETA C A, ANA I, et al.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n the household and holiday sett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among brasovcitizens [J]. Economy Series, 2015 (3): 95-101.
- [15] 武春友, 孙岩. 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及其关系研究的进展 [J]. 预测, 2006 (4): 61-65.
- [16] SIVEK D J, HUNGERFORD H R. Predictors of responsible behavior in members of three Wisconsin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s [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90 (2): 35-40.
- [17] KOLLMUSS A, AGYEMAN J. Mind the gap: why do people act environmentally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002 (3): 240-260.
- [18] TSUNG H L, FEN H J, CHUANG C Y.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based tourist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4 (6): 456-468.
- [19] 范钧, 邱宏亮, 吴雪飞. 旅游地意象、地方依恋与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以浙江省旅游度假区为例 [J]. 旅游学刊, 2014 (1): 55-66.
- [20] 余晓婷, 吴小根, 张玉玲, 等. 游客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研究——以台湾为例 [J]. 旅游学刊, 2015 (7): 49-59.

- [21] 柳红波. 大学生环境意识与旅游环境责任行为意愿 [J]. 当代青年研究, 2016 (2): 62-66.
- [22] 罗文斌, 张小花, 钟诚, 等. 城市自然景区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5): 161-169.
- [23] SEBASTO S, ACOSTA N D. Designing a Likert - type scale to predict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in undergraduate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95, 27 (1): 14-20.
- [24] 孙岩, 武春友. 环境行为理论研究评述 [J]. 科研管理, 2007 (3): 77, 108-113.
- [25] 洪学婷, 张宏梅. 国外环境责任行为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 (12): 1459-1471.
- [26] 祁秋寅, 张捷, 杨暘, 等. 自然遗产地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倾向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J]. 旅游学刊, 2009, 24 (11): 41-46.
- [27] 黄炜, 孟霏, 徐月明. 游客环境态度对其环境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为例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37 (5): 101-108.
- [28] HAIPENNY E A. Pro - environmental behaviours and park visitors: the effect of place attachment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 (4): 409-421.
- [29] RAMKISSOON H, WEILER B, SMITH L. Place attachment and pro - environmental behaviour in national park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ceptual framework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2, 20 (2): 257-276.
- [30] KIL N, STEPHEN M, VSTEIN T.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recreation motivations,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s [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2014 (7/8): 16-25.
- [31] IMRAN S, ALAM K, BEAUMONT N. Environmental orient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ur: perceptions of protected area tourism stakeholders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0 (2): 290-299.
- [32] FARHAD M, ELIZABETH A H. How do people negotiate through their constraints to engage in pro -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study of front - country campers in Alberta, Canada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7 (11): 362-372.
- [33] 石莎. 森林公园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研究 [D]. 株洲: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5.
- [34] 蒋璐. 湿地景区旅游体验、游客涉入与环境责任行为关系研究 [D]. 广州: 暨南大学, 2015.
- [35] 陈奕霏. 基于地方理论的古镇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D].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 2017.
- [36] 邵立娟. 旅游者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关系研究 [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4.
- [37] TSUNG H L, FEN H J. The effects of recreation experience, environmental attitude, and biospheric value on the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of nature - based tourists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5, 56 (1): 193-208.
- [38] 刘利, 石岩涛, 张梅, 等. 边境旅游地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实证分析——以丹东鸭绿江国家级风景区为例 [J]. 辽东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6, 23 (2): 111-116.
- [39] 王凯, 李志苗, 肖燕. 城市依托型山岳景区游客亲环境行为——以岳麓山为例 [J]. 热带地理, 2016 (2): 237-244.
- [40] 张安民, 李永文. 游憩涉入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地方依附为中介变量 [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1): 70-78.
- [41] BALLANTYNE R, PACKER J, HUGHES K.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terests and motives of botanic gardens visitors: implications for interpretive practice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 (3): 439-444.
- [42] BROWN T J, HAM S H, HUGHES M. Picking up litter: an application of theory - based communication to influence tourist behaviour in protected areas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0, 18 (7): 879-900.
- [43] ROY B, JAN P, JOHN F. Visitors' learning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esting short - and long - term impacts of wildlife tourism experience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 (6): 1243-1252.

- [44] RAMKISSOON H, SMITH L D G, WEILER B. Test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place satisfaction and pro - environmental behaviour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pproach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6 (6): 552 - 566.
- [45] POUDEL S, NYAUPANE G P. The role of interpretative tour guiding in sustainable destination management: a comparison between guided and nonguided tourists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3, 52 (5): 659 - 672.
- [46] 本书编委会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7.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s of Touris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LI Zhifei^{1,2}, LI Tianjiao¹

(1. Hubei University School of Business, Wuhan 430062, Hubei, China;

2. Academ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Hube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the negative impacts from tourists' activities to destination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ese negative impacts are inseparable from tourists' behavior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s of tourists is significant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 destinations.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on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s of tourists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thesis compared,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lated literatur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focus on 3 aspects (the concept, the measurement models, driving factors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In addition,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pplied basically the same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on tourist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s. However,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contents, research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trend.

Keywords: tourist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behaviors; comparative study; literature review